



已不再支援「Adobe Flash Player」

**本期摘要****NEW 校園焦點****行政會報****陽明訊息****山腰部落格****課輔部落格****陽明送愛專欄****H1N1專區****捐款芳名錄****副刊專欄****山腰電影院****閱讀旅行****實習甘苦談****相簿集錦**相簿適用IE6, IE7, FireFox, Safari
IE8請開啟「相容性檢視」瀏覽發行人：吳妍華
總編輯：王瑞瑤
執行編輯：劉柚佑
網頁設計：賴彥甫**陽明送愛專欄****2009 拉達克醫療教育服務計畫行後感想**

2007年度醫療團製作的DVD「看見喜馬拉雅的天空」片中的最後一段旁白一直讓我莫名感動：「我想著北印度，拉達克，本來相隔千里的人坐在一起聊天，他們講的都不是自己的事情，而是怎樣去照顧別人。在喜馬拉雅山的環抱之下，人是那麼渺小，心卻是那麼寬大。」當時感動的是人與人之間無私相待的理想境界，但坦白而言，對其達成的可能性，我是存疑的。

直到自己也去了拉達克，才體會到那絕不是遙遠的理想，那是我們整整28天的真實。

「你去拉達克做什麼？」標準的回答是為小喇嘛們進行衛教，中英文課程，建立及完備各佛學院保健室，以及協助醫師團義診。28天的行程中，在喜馬拉雅山腳下的純淨藍天下我們常聚在一起思考，隨著對當地的了解越多，我們想要做的也就越多，但同時也更加清楚認知自己現有的能力所能改變，能為當地提供的貢獻的，實在太有限。

那麼對能力有限的我們這群醫學生來說，這28天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



抵達拉達克的第三天，我們一行人從佛學院出發到附近村莊河谷，走走看看，認識環境。途中經過一片收割後的麥田，農婦們三三兩兩，彎著腰收細麥桿，我向她們揮手喊著Jullay，沒想到她們竟揮手示意要我過去。跨過田邊簡陋的鐵欄，微笑著向她們走去，以為她們要我幫忙農事，正想著不知待會要怎麼溝通才好，待我一走近，婦人們竟連忙捲起袖管要我看她們手上的水泡，"Doctor?"

Taiwan?"，她們睜大眼睛看著我。我趕緊說是學生，台灣醫生們後天會到村裡的佛學院，請她們到時候過去讓

皮膚科醫師看診。不知她們明白多少，但似乎很聽懂了有醫生很快就會來，笑著指著我手中的相機，拍下了這張照片。

沿著河谷往下游走，我們發現了一座叫Secmoli的學校，以傳統建築概念興建的校舍極優美，而更令人讚嘆的是他們全面的環保概念，從設計良好的太陽能面板到分類仔細的資源回收都極具巧思。和前來招待我們的女學生談話後知道，該校是由一對美國和拉達克籍的夫妻創立，招收拉達克偏遠地區因成績或家庭問題而無法繼續升學的中學生，提供免費教育與職業培訓，讓他們能有機會繼續升學或有能力開始工作。他們的教育計畫，特別是英文和藝術課程，是靠許許多多世界各地來的義工的支援才得以實現。有許多義工，甚至一待就是半年。

我們和創辦人Becky女士見面，跟她和其他員工一起坐在學校的廚房喝熱騰騰的奶茶，她對於我們由台灣遠來為當地做衛教和義診非常肯定，也提供給我們她在地深耕將近二十年的經驗與想法。她認為我們的學生醫療團隊立意極好，但唯有長期在拉達克耕耘，徹底認知當地需求與自己能力所可能改變的範圍，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改善當地醫療衛生現狀。

這對於行程只有短短28天，一回台灣就要投入如戰場的實習醫師生活，根本還未思考過所謂長期在地深耕的我們來說，有如當頭棒喝。面對這位為當地貢獻了二十年人生的女子，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一切，是否太微不足道？

和Becky的相遇也讓我重新思考將來所想要走的國際醫療道路，我是否準備好離家鄉千里，放棄在台灣能輕鬆擁有的生活享受，到偏遠與落後程度在我們富足小島上無法想像的區域，為一群陌生人付出？

而在經歷過四天的義診之後，我了解到在回答自己「是否願意放下安逸出走」這個問題之前，現階段對我來說更重要的，是培養自己的醫療專業。要先有能力去付出，才有資格思考去哪裡付出。我希望當有一天我再度離開自己溫暖安全的家，到世界上某個角落去進行醫療相關工作時，我能和義診的醫師們一樣，充滿自信，以專業克服語言不通的困難與文化隔閡的障礙，去治療每個為病痛所苦的肉體，撫慰他們受創的心靈。

在義診的過程中我有個很深刻的感觸，原來生病受傷的苦痛，竟是世界真正共通的語言，而且是用心便可了解的語言。身為醫者，我們所被賦予的最大特權，便是無論走到哪裡，我們不只能用心去懂得疾病的苦，更可以醫術解除這份苦，把健康與歡笑還給人們。身為醫者，我們是何其榮幸。

義診第一天，急診廖婉如醫師診斷出一位七十幾歲的老奶奶可能有肺癌，請他家人帶她到列城醫院去照chest Xray，幾天後，他們帶回顯示出lung mass與multiple lung to lung metastasis 的x光片回到佛學院。學姊經由多傑老師的翻譯，向老奶奶的兒子解釋病情，我和思融握著老奶奶的手，看著她在保健室接受自己肺癌末期，生命可能所剩無幾的這個消息，看著她臉上歲月與高原乾寒氣候共同一筆一筆刻下的皺紋，似乎又更深陷了幾許。

癌症末期的病人，在醫療落後且資源不足的地區能得到什麼樣的照護？答案令人感傷。

那麼對這位老奶奶和她的家人來說，我們的診斷又有什麼意義？我們提早宣告了死亡，卻不能開刀化療為她延後死期，也無能以安寧照護讓她舒服的離去。我們讓她和家人明白了為何她的胸痛如此劇烈，也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她可能不久於人世，接下來我們又開始煩惱即便列城醫院有資源提供適合的醫療，他們家有經濟能力負擔嗎？

握著老奶奶的手，保健室此刻哀戚的場景，卻讓我有種如大夢初醒的驚覺：我們在台灣，面對一樣受病痛所苦的患者，是不是也這麼視病猶親，細心的為他們全面設想？是否也曾握緊他們的手傳遞溫暖，看著他們的眼睛傳達自己的感同身受，保證自己會盡力照顧？

答案恐怕是否定的。

當我們在這條行醫路上，因種種因素失去了醫者的本心與初衷，就算未曾經歷與患者對簿公堂，和健保局鉤心鬥角的過程，我們其實已是醫療糾紛與健保制度的受害者。



回到最初的問題，對能力有限的我們這群醫學生來說，這28天的意義究竟是什麼？對我個人來說，這28天的意義是讓我看到了未來的無限。拉達克廣陌如世界盡頭的天地，讓我看到了世界的可能性；拉達克貧窮淳樸善良虔誠的人們，讓我看到了人性的可能性；醫療專業的面向與出路之廣，讓我看到了自己未來的發展不侷限於一般醫療院所的可能性。

這28天，讓我看見天地之廣闊，了解自己的不足；這28天的點滴記憶，將伴隨著我走進醫院開始實習醫師的這段路程，也將帶領著我，堅定我的意志，走上不一樣的醫師志業道路。

<醫六 黃珮靜>

[\[<\] 回上一頁](#)

[\[◎\] 回到首頁](#)

[\[↑\] 回到最上](#)